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第十二回 看房成交 餽居搵屋

詩曰：酒後逞凶不安眠，荒唐帽戲搵屋邊。
勸君此後須收斂，不做當年亂訛錢。

話說張媽媽議定房租，當日成交，皮五爺遠遠站著，並未同老太前來。此刻五爺見已是時刻了，忽然走進草房，見了張媽媽。他叫了一聲：「乾媽媽，你在塊做甚麼事？」「我在塊尋房子，你若沒事，代我明日搬搬家。」五爺說：「是！」奶奶說了一席話，叫五爺：「你代買兩個花古來！」老太取了三文，五爺說：「奶奶，貼子長了價了，要五文才賣！」老太就與他五文。五爺取了錢，他到貼子店，要了兩個花古，把五文錢就打了四兩喝喝。一刻工夫，前來見了張媽媽，說：「花古在塊！」媽媽說：「叫倪三爺代我寫下字吧。」倪三爺說：「張太太，我不會寫字，自幼不曾念過書。」徐二說：「我一竅不通，不會寫。太太何不請皮五爺代我寫下字吧！」五爺說：「就是了，怎麼事件，這用意乾鬼！」倪三借了筆硯前來，五爺舉筆寫道：

立絕賣文書人徐二，今賣到皮名下東門城腳根草住房一間，當日言明收銀十二兩正。自賣之後，聽憑本主修造。一非利債准折等事。自賣之後，並無親族作鬧退還本主。倘或徐姓本家唆訟，俱係倪三中人一面承管。今恐無憑，立此絕賣文書存照。

大宋天聖四年九月初十日

立絕賣文書人徐二（十）

居中人倪三（十）

皮五爺他寫了兩張花古租批，他原是精皮光棍，又加上倪三、徐二認不得字，他一張上面寫的：「一立沒相干某人，今立到沒相干名下，租得沒相干。」他就寫了若干「沒相干」在上，倘日後查出，以作廢紙無用。張媽媽又稱出三錢中，用來交與倪三，又將房租交清，各散。老太說：「五爺同走。」五爺說：「你先走，我隨後就來。」到了外面，等著倪三說：「小夥！」攔住數領，卡住嗓子，在塊翻白眼，「小夥，你好好還我三星就罷了。」倪三沒奈何，把三星從腰內拿出來，遞與五爺，五爺說：「我家乾媽媽要你照應！」倪三一應承。

再講張媽媽一直奔家內，開了門，坐下來一刻工夫，五爺已來，說：「先打四兩酒喝喝去了。」

又言張媽媽把門一鎖，到了大街，看見一張四腳牀，問要賣多少銀子，開店說要賣八錢銀子。張媽媽還他四錢，那塊不賣。媽媽回來，劈面撞見五爺，問：「奶奶，你到那塊去的？」

媽媽說：「代你看牀去的。」五爺說：「我去！」於是同媽媽要了三大星。他走到街上，直奔傢伙店來。有一位伙計在塊，他認不得皮五爺，叫了一聲：「老爹，你家這個牀要賣多少金子一張？」伙計說：「一兩一張，實價六錢就賣。」五爺說：「五錢吧！」伙計說：「看便宜你了，我這牀是發財牀！」果不然後來皮五爺大發。我看世事，人都要討個吉兆。當時五爺交了三星，他揀牀，揀了一張搖不動的，扛起來飛跑說：「擾了你一半牀的子孫牀了！」有伙計正在塊剔牙，不妨著他扛牀，五爺起意想全擾他的，因他說「發財」二字，才把三星丟下。

五爺扛起就走，伙計老爹叫人代他趕一下子，人說：「你把苦我吃的！他是皮五爺的，我如何趕他！」

不言眾人，再講皮五爺將牀扛至街上，東撞西歪，不知打了人家多少東西，人也不敢望他啟齒。他將牀扛至東門城腳根，推開蘆巴，牀扛至裡面放下。他四面一看：「呀？窄了好些。也罷，等我晚上搵他一搵看。」丟下了牀，走到張媽媽家，同他要了四十文腳錢，打酒吃去。

過了半會回來，張媽媽與五爺談心，問道：「你可有傢伙用？」五爺說：「那塊來呀！」於是，張媽媽找了一張三支腿柳木板凳，一個四耳朵罐子，一個沒把子黃罐子，一個破頭鉢，一個鍋大碗，還有一個漏湯木亮子，零星物件，找了一大籃了，叫五爺拿到新房子裡去。五爺將零星物件一齊拿到東門城腳根，推開蘆巴，將籃放下。五爺喊了一聲：「諸位賢鄰聽著，我新房子搬了些上好的值錢的東西，還有多少古董在內，你們要代我存神些。若是有人偷了我的東西去，我是不得甘休的！我皮五爺曉得了，你們拿黃臘補起來，我都是不依的。」皮五爺說過了些狠話，他又奔媽媽家來。他連日也不窩人去了，每天在老太家，又有酒吃、飯吃。他今日望老太說：「你今日可代我餽餽房，又算餽居，打燒酒我喝喝。」張媽媽說：「五爺，今日沒有你吃的，要得罪鄰居，你不是個省油燈盞，恐鄰居罵我。我若是被罵，你自己肉身也不安。留著我過幾天再罵也不遲！」

皮五爺心中有了底氣，直奔街上。已好早晚了，他悄悄地到了蘆巴，將門一推進去。他把門推好了，把碗盞一推，弄的叮噹響的。旁邊四鄰此刻已睡了，聽見新房子的有人們，皮五爺還好惹的在？眾鄰居吃過晚飯省油，就睡覺了。此刻聽見了新房子裡響，都爬起來了，穿了衣服直奔門外。燈球點起，奔蘆巴門內一推，五爺瞧見了，推上門，一聲喊：「好呀！你們半夜三更打劫我？不好了！你看看我的三十二個皮箱不見了，又不見了兩盒子首飾了，只還有四個銀箱，又把些銅錫器都搬了去。」皮五爺將他們攔住問：「你們官休，私休？你要是官休，送到定遠縣捕衙那裡，打你板子，還要賠我的東西；私休，看便宜你們了，只打二斤燒酒，買兩碗菜：一碗肝大，一碗燒烏魚就罷。」眾人沒奈何，只得應允。五爺說：「你們拿個燈盞來，帶些油來，我點點燈。」倪三說：「我家只得一個燈盞掛，何能把你用？」五爺說：「你有的用了這幾年了，今朝該派我家用。」再言眾人說：「伙計，你代我墊一下，明日生意上還你。」此刻徐二沒奈何，又把奶奶生活匾子內代小伙買布鞋子的錢亦弄去，先買兩碗菜，打了二斤燒酒。五爺說：「你們吃一杯！」眾人不敢吃他的，多謝了一聲，眾人散去。

他把門推上，取了杯子，酒兒吃吃，菜兒搭搭，吃了有八分酒意，他酒興發作起來，想日裡要搵房子來，他說：「也罷，老實些搵房子玩罷！」他先唱一出《醉打山門》，五爺站起，拿條板凳一敲，口中唱起醉熏熏洋花花字。未曾唱完，他就東一推，西一推，推倒倪三家鍋腔子，頭鉢、大碗一齊都打碎了。

他這邊又轉了腔了，唱的是《臥雪歸窠》，到這邊一家，兩口在牀上，被五爺一推，把兩口兒推翻在地，把尿壺一潑，潑了老爹一嘴，那種騷味難聞，連細娃子都在尿內。鄰居吵鬧一夜不安。到了天明，倪三與徐二同到張老太家悔交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